

天涯诗海

春运，一场团圆的奔赴

魏益君

思念如检票口的长龙
向着家的方向
缓缓地蜿蜒
我裹挟着一年的疲惫
也沉淀着一年的收获
在人潮涌动中
汇入归途的洪流

广播声声
穿透了冬日的寒霜
行李箱的滚轮
在候车厅的地板上
奏响了归途的乐章
留下匆匆的回响

车厢里
挤满了归心似箭的脸庞
无论是低头沉默
还是谈笑风生
每一张脸
都写满了对家的眷恋

列车飞驰
载着人们的梦
向着家的方向
一路奔跑
一路欢歌

春运，一场盛大的迁徙
它跨越山川
跨越河流
只为那句“回家过年”
只为那场名为团圆的奔赴

春韵序曲

刘博文

轻弹四季弦
用温馨和欢乐
连续着浪漫的心绪
阳光洒金流银
柳芽新萌多姿地摇曳着
燕子吹响了响亮的笛子
松鼠弹拨着冬不拉
小鸟在嫩芽丛中觅食
布谷鸟呼唤点瓜种豆
农夫春耕的吆喝声
翻开了大地的新篇章

春把天地缩的无限小
小草小苗多少小小芽
迎春花携带着百花灿烂
一切开始了轮回的旅行
抓一把春洒满心田
闻到甜甜的味道
听到大地的心跳
枯荣的时空转换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蝶变
拥抱春天成为深情的默契
岁月无语春有情

留白

李顺星

黄昏漫上来时
我斜倚一块冷碑
身影陷进草的沉默
墨痕在纸页上冷却
笔杆搁在膝头，成了孤独的
坐标

风过，草叶轻颤
一只蝴蝶翩然而来
不叩门，不言语
只立在头顶的花枝
替我撩开眼帘的雾
眺望——
那片被文字耽搁的春天
正漫过田埂，鲜活如初



绿意葱茏的山林。蒙海龙 作

百家笔会

琼岛叠绿：涤清尘心的妙露

颜士卉

如果色彩有故乡，那海南的绿一定来自深海与雨林的合谋。它浩荡如万泉河水，隐秘如红树根系，温柔如黎寨炊烟。在这座岛上，绿是唯一的角色，它将整座岛谱写成一首蓬勃的生命之诗。

绿色的河谷

寒冬时节，伴随着《万泉河水清又清》的优美旋律，我们驱车直奔万泉河。万泉河因红色娘子军而闻名遐迩，她的形象总与那严酷的斗争连在一起。如今的万泉河载着一河清澈，挽着两岸翠绿，顶着碧蓝晴空，悠悠流淌着。

万泉河上游层叠叠嶂，水势湍急；下游平坦宽阔，水流平缓。我们乘气艇逆流而上。河两岸是茂密的树林：有橡胶树、香蕉树、菠萝树、椰子树、槟榔树，墨绿、灰绿、翠绿，树身高高低低，树干棕白相间。这儿简直就是热带植物观赏林，树林的倒影映着身边的河水，河上不时游过一群群肥大的番鸭。蓦然，从河汉中划出

如果色彩有故乡，那海南的绿一定来自深海与雨林的合谋。它浩荡如万泉河水，隐秘如红树根系，温柔如黎寨炊烟。



日出万泉河。蒙海龙 作

光阴故事

打铁花，盛开在夜空中的浪漫

岳慧杰

“灿烂如花绽夜空，流星似雨撒空。”逢年过节，或是遇到大的事情，我们家乡都有“打铁花”庆祝的传统。

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开炉”声，铁水从炉火中汩汩流出，流到柳木勺中，随即被匠人撒向空中，洒向事前搭建好的“花棚”。刹那间，恍惚时，迷离处，静谧萧瑟的冬日夜晚一下子姹紫嫣红，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欢呼声、惊叫声、喝彩声，打铁花的广场立刻就变成了热闹的海洋，欢乐的天地。远远地，听见打铁花的匠人大声地吆喝，“一打政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此情此景，就像一首诗所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打铁花之前的准备工作有很多。首先，搭建花棚。选择一个比较空旷的场地，搭建两层五米左右的一个四方八角大棚，俗称花棚，花棚顶上铺上一层新鲜的柳树枝，绑满各种烟花鞭炮。在花棚的顶部正中还要树立一根突兀的木杆，俗称“老杆”，然后是准备熔铁的炉子以及一些铁块。值得一提的是，准备的铁块必须是生铁，而且生铁的纯度越高，打出来的

一只竹筏，捕鱼者的红背心在满眼绿色中像一团火。忽然眼前出现一片沙洲，当地人叫它河心岛，岛边一片金黄细软的沙滩仿佛正向我们驶来，平缓地直铺到远处。

溯万泉河上行，驶过一段颠簸的山路，只见一条山谷，仿佛空气中凝聚着湿润的绿意。远远的一条瀑布倾泻下来，呈青白色，蹦跳着、欢笑着，一迭迭地从山上奔涌而下。瀑布身边，是一条伴随着它的被老树野藤掩映着的弯曲小路。

绿色的红树林

听当地人说这里有奇特的森林，它既不深居在高山幽谷，也不发育在肥沃的平畴原野，而是生长在一般植物难以生存的港湾、烂泥和盐碱地上。这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于是我们来到了离海口市不远的东寨港。

当我们到达海滩时，正逢涨潮，远看大海波涛起伏，只有在被海浪淹没的滩地上偶尔露出了丝丝葱绿在随波摇曳。过了一会儿，当海潮渐渐退却时，眼前发生了奇迹，那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一棵棵绿树，就像突然从地里冒上来一样，纵横几十里，仿佛就是一片“海底”森林。

导游告诉我们，这就是红树林，东寨港是国内著名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红树俗名叫枷锁树，并非是红色的，而是绿色的。它是热带海边泥滩上特有的植物群落。这种植物喜欢扎根在盐碱、烂泥地，而且耐高温。它具有奇特的功能，首先是“胎生”，果实成熟后，仍会留在树上发芽，等幼苗发芽以后，它会跟果实随着风儿坠落泥土中，扎根成长；其次它的根系相当发达，根部具有吸收盐分的功效，又厚又硬的叶子不但能减少水分蒸发，还有许多排盐

腺，所以能长年累月生活在海水中。红树林还有减灾风浪的奇特功能，所以人们用它作为建港的生物措施之一。

绿色的苗寨

听说昌江县是长臂猿的家乡，那里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保存着最原始的黎族村落。

我们驱车前往时，没想到眼前的景象，是连绵不断的陡峭高山，满眼是各种野生的高大树木。我想，长臂猿生活在这里，一定是自得其乐了，虽然我们一只都没有发现。

虽是寒冬季节，我们穿着单衣，仍觉得这里炎热如夏，好在沿途随时能喝到甘美解渴的椰汁。无论是在山野路旁、河畔堤岸，到处都是排排高耸入云、挺拔秀丽的椰林，树冠就像半开的伞，为我们遮阴蔽日。圆形的果实一簇簇、一串串地悬挂着，摘下一个剖开，畅饮着清凉甘甜的椰子汁，非常惬意。

再往前不远处，一座座黎寨出现在椰林深处，因为被高高的椰树密密地环护着，不到近前是发现不了的。树下是一座座覆盖着干草屋顶的船型屋子。恰是中午时分，许多黎族妇女，身穿自织的统裙在树下乘凉，看到我们友好地微笑着。一些黎族儿童，飞荡在自家的秋千上，吃着烧玉米。这里的村寨，像沿途的森林一样，有原始散落的，有集中在一起的，几乎被大自然的绿色覆盖着，好像就是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部分。

当年轮驶远，海岛的绿却在身后无限生长，而我带走的不是相片，而是温度的印记。原来真正的“绿”，是生命与土地相互浸透的模样，也在回望的每一次呼吸里，继续繁衍。

服面对近乎1600°高温炙热铁水所带来的心理恐惧。更不用说在表演期间，表演艺人身上或多或少遭到铁花的烫伤与灼热……所以说，世上任何事情光鲜耀眼的背后，一定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努力。

打铁花，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民间社火”，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其中又以“河南确山打铁花”最为有名，素有“民间焰火之最”“中原文化奇葩”“中华第一铁花”等美誉。2008年，打铁花被正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不仅是传承了中华高超的冶铁文化，更是象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

“火树银花不夜天，今宵尽兴不归眠。”冬日的夜空，不仅是绽放着耀眼夺目的火树银花，更是彰显了中国古人独有的浪漫与高超的才华。抬眼看广场上宏大热烈的打铁花表演，我心里不由得想起了一首歌，“何其有幸，生于你怀，承一脉血流淌，难同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

生活记事

案头春信

邹强

推开阳台门的时候，我一眼望见了那两枝梅。

其实也不算特别意外，妻子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提过一句，路边的梅花开了。没想到她真的折了两支回来，还拿了个玻璃瓶插上。我惯常坐的小转椅旁，木方桌擦得很亮，两支梅枝斜斜地倚在瓶口，红艳艳的，猛地撞进眼睛里。

这才回过神来，立春已经过了。今年的冬天好像忘了如何寒冷。腊月里的天气暖得不像话，眼下二月底了，天也软了。风从纱窗缝里钻进来，扑到脸上是毛茸茸的，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梅枝上的花苞大多仍然裹得很紧，只有少数几朵开花了，花蕾尖上露出一点点红艳艳的颜色，就像小女生刚抹上胭脂；还有两三个性子急躁的花苞，已经松散地开了，薄薄的一层花瓣可以看见里面嫩黄色的蕊。

坐在转椅上，翻开已经读了一半的书。目光总是偏向一边，花影正好落在了书页边缘，枝条线条淡而清瘦，阳光一过，影子就慢慢地爬到字行之间去了。后来干脆不看了，看着那影子发呆。

梅枝来得正合时宜。年前忙碌，年后懒散，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了。没有了那抹红色的话，我大概还以为自己在年关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在转圈呢。

下午出门办事，地铁车厢里满是倦怠的气味。直到某一站，涌上来一群人。四五个中年妇女，大包小裹地走着，声音很大，把沉闷的空气撕开了一道口子。穿的是半新的羽绒服，脸上有长期劳作留下的痕迹，皮肤粗糙，但是眼睛里却有光芒闪烁。她们大概是一起做工的老乡，这会儿结伴回乡。

“我家的小崽子打电话说考了满分！”靠在门边的人声音里带着笑意。

“可不是嘛，我家那个也……”另一个接着说，还没说完就自己先笑了起来。

她们谈论收成、家里的新房，还有明年要到哪里工作，话语间夹杂着浓重的乡音，高兴的时候有人用手比划着，有人拍打着同伴的胳膊，眼角的皱纹中流露出真实而满足的笑容。我靠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拥挤的车厢中，她们的笑声好像撑开了一片天地。她们是在回家，在回到那片属于她们的春天里。

那一刻，我想起了阳台上的梅花。那一抹红正静静地述说着季节

我在海口邂逅你

散文诗

李永清

1

当秦岭以北的松针开始收集银霜，我却在骑楼老街的凤凰木下，收到你寄来的冰晶请柬。柳风蘸着咸湿的蔚蓝，在天气预报之外虚构一场相遇——你说这分明是季风的恶作剧，可我的睫毛为何结出霜花？原来你乘着北纬三十度的寒潮南下，把六角形的吻轻轻印在我摊开的掌心，顷刻便化作一滴会害羞的春天。

2

世纪大桥的斜拉索突然成了五线谱，那些白色的音符时而停在帆船桅杆，时而跃入南渡江的微波。卖清补凉的老阿婆说，这是仙人把北方的云揉碎了撒这儿。我们坐在西海岸的礁石上，看浪花与雪花跳一支错拍的探戈，你呵出的白雾缠绕着我的热带往事，像两种季风在交换年轮里的秘密。

3

火山口公园的玄武岩孔隙里，藏着昨夜你留下的星图。我用一片木棉叶承接那些易逝的精灵，它们在触及叶脉的刹那，绽放成荔枝蜜色的光斑。你说这才是真正的雪：不需要覆盖什么，只为证明世间所有相遇都是液态的永恒。此刻电动车的后视镜里，我们呼出的白气正与三角梅的暗香，编织一条无形的围巾。

4

在钟楼指针指向午后，你忽然消失于渡轮拖曳的浪痕中。只有湿润的柏油路上，几处迅速消瘦的印记，像未写完的十四行诗。卖椰子的小女孩递来青皮果实：“阿叔，喝椰子水。”我仰头饮尽这清甜的告别——原来你早已将整个冬季，藏进海岛最柔软的水果核里。

的更迭，而眼前的人们，用笑声、眼神和皱纹中流露出的光彩在诉说着另一种春天，那是扎根于生活中的收获、团聚和希望的春天。原来春讯不止在枝头。傍晚回家之后，我又去阳台上坐了一会儿。暮色中的梅花已成暗紫色，唯有花瓣边缘仍残留着一抹金黄。我忽然觉得，这个寻常的黄昏，被一瓶偶然的梅花，和一群陌生人的笑容，填得满满的。